

世界文学百年经典

最具权威的翻译家团队
值得珍藏的全译本精品



The Tragedie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悲剧

(英) 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William Shakespear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世界文学百年经典
最具权威的翻译家团队
值得珍藏的全译本精品



The Tragedie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悲剧

(英)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William Shakespear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悲剧/(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著;
朱生豪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4(2012.1重印)
(外国文学名著·世界文学百年经典丛书)
ISBN 978-7-5499-0529-4

I. ①莎… II. ①莎…②朱… III. ①悲剧—剧本—
作品集—英国—中国纪—缩写本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175 号

书 名 莎士比亚悲剧
作 者 [英]莎士比亚
译 者 朱生豪
责任编辑 严明璠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马鞍山分厂 (电话:0555-8283811)
厂 址 马鞍山市花山工业园银杏大道 500 号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6 000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0529-4
定 价 22.0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E - 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837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于1602年6月26日在版权登记局注册的名字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复仇记》。这个剧本传下来三种版本，它们之间的关系历来有争议：莎士比亚什么时候写的剧本？以什么形式？根据什么？1603年有一个印刷版本，是根据演员的台词集合而成的，剧本只有二千二百来行。第二年，负责该剧注册的詹姆斯·罗伯兹出版了它，声称是“根据原版本几乎一字未动地印刷出版”的。这个版本约有3800行，是三个版本中最长的。1623年的对开本《哈姆雷特》比1604年的少了230行，改动和增删之处亦有不少。一般学者认为，1604年的版本是原作，1623年的对开本是修改本，而最早出现的那个版本是个质量不高的拼凑版本。在莎士比亚的所有剧本中，版权局的人拿去出版的，《哈姆雷特》是仅有的一例；仅此也足以表明《哈姆雷特》的成功和成就。

如同该剧在版权局的登记名字所表明的，它的确是一个丹麦王子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丹麦史里。直到1608年才有了英译本。这时的故事情节仍是这样单一：丹麦国王被其亲兄弟谋杀，亲兄弟又娶了他的皇后做皇后，丹麦王子因此决心为父复仇。莎士比亚不仅把这个单一的故事复杂化、戏剧化，更主要的是他塑造了哈姆雷特这个表面装疯卖傻，实质头脑清楚、一心报仇又犹豫不决的王子形象。这样，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不再是个简单的复仇故事，而是一出内涵丰富、揭示人性的戏剧经典。剧本中的戏中之戏是莎士比亚的不朽之笔；戏中的大量台词，尤其哈姆雷特的独白，滔滔不绝，文采激扬，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令演员在舞台上讲来一气呵成，观众在台下听来回肠荡气。

《哈姆雷特》是一出大悲剧。剧中不管哈姆雷特误杀岳父、奥菲莉娅因忧愁而发病，还是哈姆雷特兄弟相煎、篡位者克劳狄亚斯被诛、王后格特鲁德误喝毒酒而亡，每条生命的扭曲和消亡，都让作者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者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生命来世一趟因纯属偶然而显得格外珍贵。人应该珍惜生命；应该自自然然，坦坦荡荡，痛痛快快。生命，偶然而来，自然而去，但是在这个“脱了轨的世界”里，人为了本不属于生命之内的东西费尽心机，曲意应承，勾心斗角，杀机四伏，因而不可避免地扭曲人性，而扭曲了的人性又不可避免地会扼杀生命。

自从《哈姆雷特》问世，它就把英国舞台和世界舞台搅得轰轰烈烈，常盛不衰。有了电影，哈姆雷特是银幕上的大明星；有了电视，哈姆雷特又成为屏幕上的常青树。哈姆雷特这一文学形象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世界神话的一员，其光炬之烈有时往往会使其创造者——莎士比亚，目瞪口呆。



剧中人物

克劳迪亚斯	丹麦国王
哈姆雷特	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福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霍雷肖	哈姆雷特之友
波洛涅斯	御前大臣
莱蒂斯	波洛涅斯之子
沃尔蒂曼德	朝士
科尼利厄斯	
罗森克兰茨	
吉尔登斯特恩	
奥斯里克	军官
马塞勒斯	
伯纳多	
弗朗西斯科	兵士
雷纳尔多	波洛涅斯之仆
英国使臣	
众伶人	
二小丑	掘坟墓者
格特鲁德	丹麦王后，哈姆雷特之母
奥菲莉娅	波洛涅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教士，水手，使者及侍从等。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

第一幕

第一场 埃尔西诺；城堡前的露台

弗朗西斯科立台上守望。伯纳多自对面上。

伯纳多	那边是谁？
弗朗西斯科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伯纳多	国王万岁！
弗朗西斯科	伯纳多吗？
伯纳多	正是。
弗朗西斯科	你来得很准时。
伯纳多	现在已经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换了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伯纳多	你守在这儿，一切都很安静吗？
弗朗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
伯纳多	好，晚安！要是你碰见霍雷肖和马塞勒斯，我的守夜的伙伴们，就叫他们赶紧一点来。
弗朗西斯科	我想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喂，站定！那边是谁？ 霍雷肖及马塞勒斯上。
霍雷肖	都是自己人。
马塞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朗西斯科	祝你们晚安！
马塞勒斯	——啊！再会，正直的军人！谁替换了你？
弗朗西斯科	伯纳多替我值班。祝你们晚安！（下）
马塞勒斯	喂！伯纳多！
伯纳多	喂，啊！霍雷肖也来了吗？
霍雷肖	这儿有一个他。

伯纳多 欢迎，霍雷肖！欢迎，好马塞勒斯！

马塞勒斯 什么！那东西今晚又出现过了吗？

伯纳多 我还没有听见什么。

马塞勒斯 霍雷肖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想。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两次看见这一个可怕的怪象，他总是不肯相信；所以，我请他今晚也来陪我们守一夜，要是这鬼再出来，就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还可以叫他对它说几句话。

霍雷肖 嘿，嘿，它不会出现的。

伯纳多 先请坐下；虽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们的故事，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两夜来所看见的情形再向你絮叨（xù dāo）一遍。

霍雷肖 好，我们坐下来，听听伯纳多怎么说。

伯纳多 昨天晚上，当那照耀在旗竿西端的天空的明星正在向它现在吐射光辉的地方运行的时候，钟刚敲了一点，马塞勒斯跟我两个人——

马塞勒斯 住声！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

鬼魂上。

伯纳多 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

马塞勒斯 你是有学问的人，对它说话去，霍雷肖。

伯纳多 它的样子不像已故的国王吗？看，霍雷肖。

霍雷肖 像得很。它使我心里充满了恐怖和惊奇。

伯纳多 它希望我们对它说话。

马塞勒斯 你去问它，霍雷肖。

霍雷肖 你是什么鬼物，胆敢僭（jiàn）窃丹麦先王神武的雄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现？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马塞勒斯 它生气了。

伯纳多 瞧，它悄悄去了！

霍雷肖 不要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鬼魂下）

马塞勒斯 它去了，不愿回答我们。

伯纳多 怎么，霍雷肖！你在发抖，你的脸色这样惨白。这不是幻想吧？你有什么高见？

霍雷肖 当着上帝的面前，倘不是我自己的眼睛向我证明，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样的怪事。

马塞勒斯 它不像我们的国王吗？

霍雷肖 正像你就是你自己一样。它身上的那副战铠（kǎi），正是他讨伐野心的挪威王的时候所穿的；它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他有一次在一



场激烈的争辩中，把那些波兰人打倒在冰上那时候的神气。怪事，怪事！

马塞勒斯 前两次他也是这样不先不后地在这个静寂的时辰，用军人的步态走过我们的眼前。

霍雷肖 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想法；可是大概推测起来，这恐怕预兆着我们国内将要有一番非常的变故。

马塞勒斯 好吧，坐下来。谁要是知道，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森严的戒备，使全国的军民每夜不得安息；为什么每天都在制造铜炮，还要向国外购买战具；为什么赶造这许多船只，连星期日也不停止工作；这样夜以继日地辛苦忙碌，究竟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谁能够告诉我？

霍雷肖 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般人都是这样传说。刚才他的形象还向我们出现的那位已故的王上，你们知道，曾经接受骄矜（jīn）好胜的挪威的福丁布拉斯的挑战；在那一次决斗中间，我们的勇武的哈姆雷特——他的英名是举世称颂的——把福丁布拉斯杀死了；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武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利的一方；同时，我们的王上也提出相当的土地作为赌注，要是福丁布拉斯得胜了，就归他没收占有，正像在同一协定上所规定的，他失败了，哈姆雷特可以把他的土地没收占有有一样。现在要说起那位福丁布拉斯的儿子，他生得一副烈火也似性格，已经在挪威的四境招集了一群无赖之徒。供给他们衣食，驱策他们去干冒险的勾当；他的唯一的目的我们的当局看得很清楚，无非是要用武力和强迫性的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照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种种准备的主要动机，我们这样戒备的唯一原因，也是全国所以这样慌忙骚乱的缘故。

伯纳多 我想正是为了这一个缘故。我们那位王上在过去和目前的战乱中间，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无怪他的武装的形象要向我们出现示警了。

霍雷肖 那是扰乱我们心灵之眼的一点微尘。从前在富强繁盛的罗马，当那雄才大略的尤利乌斯·凯撒驾崩以前不久的时候，披着殒（liàn）衾（qīn）的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在街道上啾（jiū）啾鬼语，拖着火尾、喷着血露的星辰在白昼殒落，支配潮汐（xī）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

国内也已经屡次见到了。可是，不要响！瞧！瞧！它又来了！
鬼魂重上。

霍雷肖 我要挡住它的去路，即使它会害我。不要走，幻象！要是你会开口，对我说话吧；要是我有可以为你效劳之处，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么对我说话吧；要是你预知祖国的命运，靠着你的指示，也许可以及时避免未来的灾祸，那么对我说话吧！或者你在生前曾经把你搜括得来的财宝埋藏在地下，我听见人家说，鬼魂往往在他们藏金的地方徘徊（pái）徊（huái）不散，（鸡啼）要是有这样的事，你也对我说吧！不要走，说呀！拦住它，马塞勒斯。

马塞勒斯 要不要用我的戟子打它？

霍雷肖 好的，要是它不肯站定。

伯纳多 它在这儿！

霍雷肖 它在这儿！（鬼魂下）

马塞勒斯 它去了！我们不该用暴力对待这样一个尊严的亡魂；因为它是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的，我们无益的打击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伯纳多 它正要说话的时候，鸡就啼了。

霍雷肖 于是它就像一个罪犯听到了可怕的召唤似的惊跳起来。我听人家说，报晓的雄鸡用它高锐的啼声，唤醒了白昼之神，一听到它的警告，那些在海里、火里、地下、空中到处浪游的有罪的灵魂，就一个个钻回各自的巢窟（kū）里去；这句话现在已经证实了。

马塞勒斯 它在鸡啼的时候隐去。有人说我们的教主将要诞生以前，这报晓的鸟儿彻夜长鸣；那时候，他们说，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出外行走，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霍雷肖 我也听人家这样说过，倒有几分相信。可是瞧，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我们也可以下班了。照我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我们今夜看见的事情告诉年轻的哈姆雷特；因为凭着我的生命起誓，这一个鬼魂虽然对我们不发一言，见了他一定有话要说。人们以为按着我们的忠心 and 责任说起来，是不是应当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马塞勒斯 很好，我们决定去告诉他吧，我知道今天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他。（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国王、王后、哈姆雷特、波洛涅斯、莱蒂斯、沃尔蒂曼德、科尼利厄斯、群臣、侍从等上。

国 王

虽然我们亲爱的王兄哈姆雷特新丧未久，我们的心里应当充满了悲痛，我们全国都应当表示一致的哀悼，可是我们凛于后死者责任的重大，不能不违情逆性，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悲哀纪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所以，在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之下，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两眼，殡葬的挽（wǎn）歌和结婚的笙（shēng）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销沉重的不幸，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当今的王后，这一个多事之国的共同的统治者，结为夫妇；这一次婚姻事先曾经征求各位的意见，多承你们诚意的赞助，这是我必须向大家致谢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知道，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看轻了我们的实力，也许他以为自从我们亲爱的王兄崩逝以后，我们的国势已经瓦解，所以挟着他的从中取利的梦想，不断向我们书面要求把他的父亲依法割让给我们英勇的王兄的土地归还。这是他一方面的话。现在要讲到我们的态度，和今天召集各位来此的目的。我们的对策是这样的：我这儿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给挪威国王，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的叔父，他因为卧病在床，不曾与闻他侄子的企图，在信里我请他注意他的侄子擅自在国内征募丁壮，训练士卒，积极进行各种准备的事实，要求他从速制止他的进一步的行动；现在我就派遣你，科尼利厄斯，还有你，沃尔蒂曼德，替我把这封信送去给挪威老王，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以外，你们不得僭用你们的权力，和挪威进行逾越范围的妥协。你们赶紧就去吧，再会！

科尼利厄斯
沃尔蒂曼德
国 王

我们敢不尽力执行陛下的旨意。

我相信你们的忠心。再会！（沃尔蒂曼德、科尼利厄斯同下）现在，莱蒂斯，你有什么话说？你对我说你有一个请求，是什么请求，莱蒂斯？只要是合理的事情，你和丹麦王说了，他总不会不答应你。你还有什么要求，莱蒂斯，是我不曾在你没有开口以前就自动给了你的？丹麦王室和你父亲的关系，正像头脑之于心灵一样密切；丹

麦国王乐意为你父亲效劳，正像嘴里所说的话，可以由双手去执行一样。你要些什么，莱蒂斯？

莱蒂斯

陛下，我要请求您允许我回到法国去。这一次我回国参加陛下加冕的盛典，略尽臣子的微忱（chén），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可是现在我的任务已尽，我的心愿又向法国飞驰，但求陛下开恩允许。

国 王

你父亲已经答应了你吗？波洛涅斯怎么说？

波洛涅斯

陛下，我却不过他几次三番的恳求，已经勉强答应他了；请陛下放他去了吧。

国 王

好好利用你的时间，莱蒂斯，尽情发挥你的才能吧！可是，来，我的侄儿哈姆雷特，我的孩子——

哈姆雷特

（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国 王

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雷特

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王 后

好，哈姆雷特，脱下你的黑衣，对你的父王应该和颜悦色一点；不要老是垂下了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你的高贵的父亲。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活着的人谁都要死去，从生存的空间踏进了永久的宁静。

哈姆雷特

嗯，母亲，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王 后

既然是很普通的，那么你为什么瞧上去好像老是这样郁郁于心呢？

哈姆雷特

好像，母亲！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像”。好妈妈，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勉吐出来的叹气，像滚滚江流一样的眼泪，悲苦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这些才是真给人瞧的，因为谁也可以做作成这种样子。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和衣服，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国 王

哈姆雷特，你这样孝思不匮（kūi），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起见，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背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止；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既然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耿耿于怀呢？嘿！那是对上天的罪戾（h），对死者的罪戾，也是违反人情的罪戾；在理智上它

是完全荒谬（miù）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我请你抛弃了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因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的继承者，我要给你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至于你要回到威登堡去继续求学的意思，那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愿望的；请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离开这里，在朝廷上领袖群臣，做我们最密近的国亲和王儿，使我们因为每天能够看见你而心生快慰。

王 后 不要让你母亲的祈求全归无用，哈姆雷特；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不要到威登堡去。

哈姆雷特 我将要勉力服从您的意见，母亲。

国 王 啊，那才是一句有孝心的答复；你将在丹麦享有和我同等的尊荣。御妻，来。哈姆雷特这一种自动的顺从使我非常高兴；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每一次举杯祝饮的时候，都要放一响高入云中的祝炮。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来。（除哈姆雷特外均下）

哈姆雷特 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不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哼！那是一个荒芜（wú）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yòu）草。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这一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这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于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庞。天上和地下！我必须记着吗？嘿，她会偎倚在他的身旁，好像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现在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可是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正像我一点不像海格力斯一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它们的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可是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

霍雷肖、马塞勒斯、伯纳多同上。

霍雷肖 祝福，殿下！

哈姆雷特 我很高兴看见你身体康健，霍雷肖。

霍雷肖 我也是这样，殿下；我永远是您卑微的仆人。

哈姆雷特 不，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朋友相称。你怎么不在威登堡，霍雷肖？马塞勒斯！

马塞勒斯 殿下——

哈姆雷特 我很高兴看见你。（向伯纳多）午安，朋友。——可是你究竟为什么离开威登堡？

霍雷肖 无非是偷闲躲懒罢了，殿下。

哈姆雷特 我不愿听见你的仇敌说这样的话，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刺痛我的耳朵，使它相信你对你自己所作的诽（fěi）谤（bàng）；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偷闲躲懒的人。可是，你在埃尔西诺有什么事？趁着你未去之前，我们要陪你痛饮几杯哩。

霍雷肖 殿下，我是来参加您的父王的葬礼的。

哈姆雷特 请你不要取笑，我的同学；我想你是来参加我的母后的婚礼的。

霍雷肖 真的，殿下，这两件事情相去得太近了。

哈姆雷特 这是一举两便的办法，霍雷肖！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zhì），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霍雷肖，我宁愿在天上遇见我的最痛恨的仇人，也不愿看到那样的一天！我的父亲，我仿佛看见我的父亲。

霍雷肖 啊，在什么地方，殿下？

哈姆雷特 在我的心灵的眼睛里，霍雷肖。

霍雷肖 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是一位很好的君王。

哈姆雷特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儿的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霍雷肖 殿下，我想我昨天晚上看见他了。

哈姆雷特 看见谁？

霍雷肖 殿下，我看见了您的父王。

哈姆雷特 我的父王！

霍雷肖 不要吃惊，请您静静地听我把这件奇事告诉您，这两位可以替我做见证。

哈姆雷特 看在上帝的份上，讲给我听。

霍雷肖 这两位朋友，马塞勒斯和伯纳多，在万籁俱寂的午夜守望的时候，曾经连续两夜看见一个自顶至踵（zhǒng）全身甲冑（zhòu），像您



父亲一样的人形，在他们的前面出现，用庄严而缓慢的步伐走过他们的身边。当着他们惊奇骇（hài）愕（è）的眼前，它三次步行过去，它手里所握的鞭杖可以碰得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吓得几乎浑身都瘫了，只是呆立着不动，一句话也没有对它说。怀着惴（zhuì）惧的心情，他们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就在第三夜陪着他们一起守望；正像他们所说的一样，那鬼魂又出现了，出现的时间和它的形状，证实了他们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我认识您的父亲；那鬼魂是那样酷肖他的生前，我这两手也不及他们彼此的相似。

哈姆雷特

可是，这是在什么地方？

马塞勒斯

殿下，就在我们守望的露台上。

哈姆雷特

你有没有对它说话？

霍雷肖

殿下，我说了，可是它没有回答我；不过有一次我觉得它好像抬起头来，像要开口说话似的，可是就在那时候，晨鸡高声啼了起来。它一听见鸡声，就很快地隐去不见了。

哈姆雷特

这很奇怪。

霍雷肖

凭着我的生命起誓，殿下，这是真的；我认为按着我们的责任，应该让您知道这件事。

哈姆雷特

不错，不错，朋友们；可是这件事情很使我迷惑。你们今晚仍旧要去守望吗？

马塞勒斯

是，殿下。

伯纳多

哈姆雷特

你们说它穿着甲冑吗？

马塞勒斯

是，殿下。

伯纳多

哈姆雷特

从头到脚？

马塞勒斯

从头到脚，殿下。

伯纳多

哈姆雷特

那么，你们没有看见它的脸吗？

霍雷肖

啊，看见的，殿下；它的脸甲是掀起的。

哈姆雷特

怎么，它瞧上去像在发怒吗？

霍雷肖

它的脸上悲哀多于愤怒。

哈姆雷特

它的脸色是惨白的还是红红的？

霍雷肖

非常惨白。

哈姆雷特

它把眼睛注视着您吗？

霍雷肖 它直盯着我瞧。

哈姆雷特 我希望我也在那边。

霍雷肖 那一定会使您骇愕万分。

哈姆雷特 多半会的，多半会的。它停留得长久吗？

霍雷肖 大概有一个人用不快不慢的速度从一数到一百的那段时间。

马塞勒斯 还要长久一些，还要长久一些。

伯纳多

霍雷肖 我看见它的时候，不过是这么久。

哈姆雷特 它的胡须是斑白的吗？

霍雷肖 是的，正像我在它生前看见的那样，乌黑的胡须里略有几根变成白色。

哈姆雷特 我今晚也要守夜去。也许它还会出来。

霍雷肖 我可以担保它一定会出来。

哈姆雷特 要是它借着我的父王的形貌出现，即使地狱张开嘴来，叫我不要做声，我也一定要对它说话。要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别人，那么，我要请求你们大家继续保持沉默；无论今夜发生什么事情，都请放在心里，不要在口舌之间泄漏出来。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忠诚。好，再会；今晚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之间，我要到露台上来看你们。

众 人 我们愿意为殿下尽忠。

哈姆雷特 让我们彼此保持着不渝（yú）的交情。再会！（霍雷肖、马塞勒斯、伯纳多同下）我父亲的灵魂披着甲冑！事情有些不妙，我恐怕这里面有奸人的恶计。但愿黑夜早一点到来！静静地等着吧，我的灵魂；罪恶的行为总有一天会被发现，虽然地上所有的泥土把它们遮掩。（下）

第三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莱蒂斯及奥菲莉娅上。

莱蒂斯 我需要的物件已经装在船上，再会了；妹妹，在好风给人方便，路上没有阻碍的时候，不要贪睡，让我听见你的消息。

奥菲莉娅 你还不相信我吗？

莱蒂斯 对于哈姆雷特和他的调情献媚，你必须把它认作一时的感情冲动，一朵初春的紫罗兰，早熟而易凋，馥（fù）郁而不能持久，一分钟